

警

世

通

言



德兵西日其宗祖附祀
味德好修也

破窠只為飽如花
又使紅顏再起家
如映紅顏千古少
功名還是其香花



第三十一卷

趙春兒重旺曹家庄

東階暗夜報吳姬
不是婦人偏可近

一曲琵琶蕩客思
從來世上少男兒

這四句詩是誇獎婦人的自古道有志婦人勝如男子且如婦人中只有娼流最賤其中出色的儘多有一個梁夫人能於塵埃中識拔韓世忠世忠自奉在起爲人將其金兀朮國太子相持於江上梁夫人膽替珥螭軍號自執杆誦鼓助陣大敗金人後世忠封斬王退居西湖與梁夫人諧老百年又有一個李亞

仙仙是長安名妓，有鄭元和公子問他，吊了稍在悲
田院做乞兒，大雪中唱蓮花落。亞仙聞唱，知是鄭郎
之聲，收留在家，繙繙裏燈，別目勸讀，一舉成名，中了
狀元。亞仙直封至一品夫人。這兩個是紅粉班頭，青
樓出色。

若與尋常男子比

好將巾幗換衣冠

如今說一個妓家故事，雖比不得李亞仙梁夫人恁
般大才，却也在千辛百苦中熬鍊過來。助夫成家，有
個小小結果。這也是千中選一話。說揚州府城外有
個地名叫曹家庄，庄上曹太公是個大戶之家。院君

已故止生一位小官人，名曹可成。那小官人，大
衆百事伶俐，只有兩件事非其所長：一者不會讀書，
二者不會作家常言。道獨子得惜，因是個富家愛子，
養驕了他。又且自小納粟入監，出外都稱相公。一發
縱蕩了，專一穿花街串柳巷，喫風月酒，用脂粉錢，真
個滿面春風，揮金如上。人都喚他做曹公子。太公知
他浪費，禁約不住，只不把錢與他用，他就瞞了父親，
背地將田產各處抵借銀子。那敗子借債有幾段不
覆空處，第一折色短少，不能足數，遇狠心的，還要搭
些貨物。第二利錢最重，第三利上起利，過了一年十

倒月只倒換一張文書，並不罷取。誰知本重利多，便
有銅牛家計，不教他盤美。第四居中之人，還要扣些
謝禮。他把中人就自看做一半位。主狐假虎威，需索
不休。第五寫借票時，只揀上好美產，要他寫做抵頭。
既寫之後，這產業就不許你賣與他人。及至催算與
他，又要減你的價錢。若算過便，有幾兩贏餘，要他找
絕。他又東扭西捏，朝三暮四，沒有得夾利與你。有此
五件，不便空處，所以往往破家為尊長的，只管拿住
兩頭不放，却不知中間都替別人家發財去了。十分
家當，實在沒用得五分。這也是只顧空前，不顧空後。

左右把與他敗的，到不如自取。豈着他結末了，行明白。

明識兒孫是下流

故將鑽鑽用心取

兒孫自有兒孫斧

枉與兒孫作馬牛

閒話休叙，却說本地有個名妓，叫做是春兒，是趙大媽的女兒，真個花嬌月艷，玉潤珠明，專接富商巨室，賺大主錢財，曹可成一見，就看上了。一住整月，在他家撒漫使錢，兩下如膠似漆。一個願討，一個願嫁，神前許願，燈下設盟，爭奈父親在堂，不敢娶他入門。那妓者見可成是慷慨之士，要他贖身，原來妓家有這

個規矩，初次破瓜的，叫做梳櫛。孤老若替他，把身價還了，搗兒由他自在接客，無拘無管，這叫做贖身孤老。但是贖身孤老，要歇時，別的客只索讓，他十夜五夜，不論宿錢。後來若要娶他，進門別不費財禮。又有這許多脾胃處，曹可成要與春兒贖身，入媽索要五百兩分，又不肯少，可成各處說法，尚未到手。忽一日，聞得父親喚銀匠在家，傾成許多元寶，未見出，遂用心體訪，曉得藏在臥房床背後，被壁之內，用帳子掩着，可成想個空，蹙進身去，偷了幾個出來，又怕父親查檢，照樣做成貫銀的假元寶，一個換個，大模大樣。

的與春兒贖了身，又置辦衣飾之類，以後但是要用，就將做銀換出真銀，多多少少，都及在春兒處，憑他使費，並不檢吝，真個來得易，去得易，日漸日深，換個行雲流水，也不曾計個數目，是幾錠幾兩，春兒見他撒漫，只道家中有餘，亦不知此銀來歷，忽一日，太公病篤，喚可成夫婦到床頭，叮囑道：「我兒，你今三十餘歲，也不爲年少了，敗千回頭，便作家，你如今莫去花柳遊蕩，取心守分，我家當之外，還有些本錢，又沒第二個兄弟，分受儘發你夫妻受用，遂指床背後說道：「你揭開帳子，有一層複壁，裏面藏着元寶一百個，共

五千兩。這是我一生的精神，向因你務外，不對你說。如今交付你夫妻之手，置此產業，傳與子孫。莫要又浪費了。又對媳婦道：娘子，你夫妻是一世之事，莫要冷眼相看。須將好言諫勸丈夫，同心合膽，共做人家。我九泉之下，也得瞑目說罷。須臾死了，可成哭了一場。少不得安排殯葬之事。暗想：複壁內，正不知還存得多少真銀。當下搬將出來，鋪滿一地看時，都是貫鉛的假貨，整整的數了九十九個，剛剩得一個真的。五千兩花銀費過了四千九百五十兩，可成良心頓萌。早知這東西始終還是我的，何須性急。如今大事

在身空手無措，反欠下許多債項，悔無及矣。言候
錠放聲大哭，渾家勸道：你平日務外，既往不咎，今
現放着許多銀子，不理正事，只管哭做甚麼？可成將
假錠偷換之事，對渾家叙了一遍。渾家平昔聞得老
公務外諫勸不從，氣得有病在身，今日哀苦之中，又
聞了這個消息，如何不惱？登時手足俱冷，回到房中，
上了床，不發數日，也死了。這的是。

從前作過事

沒興一齊來

可成連遭二喪，痛苦無極，勉力支持過了七七四十九日，各債主都來算帳，把曹家庄祖業田房盡行盤

葬去了，因出房與人上緊出殯。此時孤身無靠，權退在墳堂屋內安身，不在話下。且說趙春兒久不見可成，未家心中思念，聞得家中有父喪，又澤家爲假錠，事氣死了，恐怕七嘴八張，不敢去吊問。後來曉得他房產都費了，搬在墳堂屋裡安身，甚是凄慘。寄信去請他來，可成無顏相見，回了幾次，連連來請，只得含羞而往。春兒一見，抱頭大哭道：「妾之此身，乃君身也。幸妾尚有餘費，可以相濟，有急何不告我，乃治酒相飲，是夜留宿，明早取白金百兩贈與可成，爲付他拿回家省喫省用，缺少時再來對我說，可成得了銀子。」

頓忘苦楚，總春兒不肯起身，就將銀子買酒買肉，請當日一班同漢同喫。春兒初次不好阻他，到第二次，就將好言苦勸，說這班同漢有損無益，當初你一家人家都是這班人壞了，如今再不可近他了。我勸你回去是好話，且待三年服滿之後，還有事與你商議。一連勸了幾次，可成還是敗落財主的性子，疑心春兒厭薄他，忿然而去。春兒放心不下，悄悄地教人打聽他，雖然不去，跳槽依舊。大喫大用，春兒暗想他受苦不透，還不知作箇艱難，且由他磨鍊去。過了數日，可成盤纏竭了，有一頓沒一頓，却不伏氣去告求春

兒春兒心上雖念他，也不去惹他上門了。約莫十分
艱難，又教人送些柴米之類。小小周濟他，只是不敷。
却說可成一般，也有親友自己不能周濟，看見趙春
兒家擔東送西，心上反不樂到去攛掇。可成道：你當
初費過幾千銀子，在趙家連這春兒的身子，都是你
贖的。你今如此落莫，他却風花雪月受用，何不去告
他一狀，追還些身價，也好可成道。當初之事，也是我
自家情願相好在前，今日重新審驗，却被子弟們笑
話，又有嘴快的將此話學與春兒聽了。春兒暗暗點
頭，可見曹生的心腸還好，又思道：人無千日好，花無

百日紅，若再有人攬投，怕不變卦時，耐了幾遭，又教人去請可成到家，說道：我當初原許嫁你，難道是哄你不成？一來你服制未滿，怕人議論；二來知你艱難，趁我在外尋些衣食之本，你切莫聽人閒話，壞了夫妻之情。可成道：外人雖不說好話，我却有主意。你莫疑我，住了一二晚，又贈些東西去了。光陰似箭，不覺三年服滿，春兒備了三牲祭禮，香燭紙錢，到曹氏墳堂拜奠，又將錢二串把與可成做起靈功德。可成歡喜，功德完滿，可成到春兒處作謝。春兒留款飲酒中，問可成問從良之事。春兒道：此事我非不願，只怕你

還想娶大娘，可成道：我如今是什麼日子，還說這話。春兒道：你目下雖如此說，怕日後掙得好時，又要尋良家正配，可不枉了我一片心機。可成就對天說起誓來。春兒道：你既如此堅心，我也更無別話。只是墳堂屋裡不好成親，可成道：在墳邊左近，有一所空房，要賣，只要五十兩銀子。若買得他的，到也方便。春兒就湊五十兩銀子，把與可成買房，又與些零碎銀錢，教他收拾房室，置辦些家火，擇了吉日，至期打疊細軟，做幾個箱籠，裝了，帶着隨身伏侍的丫頭，叫做翠葉，喚個船隻，驀地到曹家神不知，鬼不覺，完其親事。

收管野雨間雲事 做就牽絲結髮人

旱烟之後春兒與可成商議過活之事春兒道你生長富室不會經營生理還是贖幾畝田地耕種這是務實的事可成自誇其能說道我經了許多折挫學得乖了不到得被人哄了春兒湊出三百兩銀子交與可成可成是散漫慣了的人銀子到手思量經營那一樁好往城中東占西卜有先前一班閒漢遇見了曉得他納了春姐手中有物都來哄他某事有利無利某事利重利輕某人五分錢某人合子錢不一時都哄盡了空手而回却又去問春兒要銀子用氣

得春兒兩淚交流道：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思有時。你當初浪費，以有今日。如今是有限之物，費一分沒一分了。初時硬了心腸，不替閒事。以後夫妻之情，看不過，只得又是一五一十，捨將出來。無過是買柴糴米之類，拿出來多過了，覺得漸空虛。一遍少似一遍，可成先還有感激之意。一年半載理之，當然只道他還有多少私房，不肯和盤托出。終日鬧炒逼他拿出來。春兒被逼不過，努口氣將箱籠上綫匙一交，交付丈夫，說道：這些東西，左右。如今都交與你，省得欠掛我。今後自和翠葉紡績度日，我也不

要得養活你，也莫纏我。春兒自此日爲始，莫哭。長
齊朝暮紡績自食，可成一時。雖不過意，却喜又有許
多東西。暗想道：且把來變買銀兩，今番贖原些。恒業
爲恢復家緣之計，也在渾家面上爭口氣。雖然腹內
躊躇，却也不作。常言食在口頭，錢在手頭。費一
分沒一分坐喫。山空不上一年，又空言了。更無出沒
瞞了老媽。下把翠葉這丫頭，賣與人去。春兒又失
了個紡績的伴兒。二氣又苦。從前至後，把可成訴說
一場，可成自知理虧，懊悔不迭，禁不住眼中流淚。又
過幾時，沒飯喫了。對春兒道：我看你朝暮紡績，到是

一節好生意，你如今又沒伴，我又沒事做，何不將紡績教會了？也是一隻飯碗，春兒又好笑，又好惱，忍不住罵道：你堂堂一軀男子漢，不指望你養老婆，難道一身一口，再沒個道路，弄飯喫，可成道？賢妻說得是，烏瘦毛長人，貧智短，你教我那一條道路，弄得飯喫的，我去做春兒道：你也會讀書識字，這裡村前村後，少個訓蒙先生，墳堂屋裡又空着，可不聚集幾個村童教學，得些學俸，好盤用，可成道？有智婦人勝如男子，賢妻說得是，當下便與鄉老商議，聚了十來個村童，教書寫做，甚不耐煩，出於無奈，過了些時，漸漸慣。

了。桂茶淡飯，絕不想分外受用。奉兄又不時牽前扯後的，訴說他可成，並不敢回谷一字。追思往事，要便流淚。想當初借大家私，沒來由付之流水，不須題起。就是春兒帶來這些東西，若會算計時，儘可過活。如今悔之無及。如此十五年，忽一日可成入城，撞見一人，身補銀帶，烏紗皂靴，乘輿張蓋而來。僕從甚盛，其人認得是曹可成，出轎施禮。可成躲避不迭，路次相見，名問寒暄。此人姓殷，名盛，同府通州人。當初與可成同坐監，同撥歷的，近選得浙江按察使經歷，在家起身赴任，好不熱鬧。可成別了殷盛，悶悶回家，對渾

家說道我的家當已敗盡了，還有一件敗不盡的是監生。今日看見通州殷盛，選了三司首領官往浙江赴任，好不興頭。我與他是同換歷的，我的選期已過了，怎得銀子上京使用。春兒道：莫做這夢罷。見今飯也沒得喫，還想做官，過了幾日，可成欣羨。殷監生崇華三不知又誰起。春兒道：選這官要多少使用，可說道本多利多。如今的世界，中科甲的也只是財來財往，莫說監生官使用多些，就有個好地方多起得些銀子，再肯營幹時，還有一兩任官做，便用得必把個不好的缺打發你一年二載，就陞你做上官，有官無

職監生的木錢還弄不出哩春兒道好缺要多少可成道好缺也費得千金春兒道自兩尚且難措何況千金還是調衆安穩可成含着雙淚只得又去墳堂屋裏教書正是

漸無面目辭家祖

勝想安涼對學生

忽一日春兒睡至半夜醒來見可成披衣坐於床上哭聲不止問其緣故可成道適纔夢見得了官職在廣東潮州府我身坐府堂之上衆書吏叅謁我方喫茶有一吏瘦而長黃鬚數莖捧文書至公座偶不小心觸着茶甌翻汚衣袖不覺驚醒醒來乃是一夢自

恩一貧如洗、此生無復冠帶之望、上辱宗祖、下玷子孫、是以悲泣耳、春兒道、你生於富家、長在名門、難道沒幾個好親眷、何不去借借、爲求官之資、倘得一念債之、有日可成道、我因自小務外、親戚中都以我爲不肖、攬棄不納、今窮困如此、枉自開口、人誰托我、肯借時、將何抵頭、春兒道、你今日爲求官借貸、比先前浪費不同、或者肯借、也不見得、可成道、賢妻說得是、次日真個到三親四眷家去、了一巡、也有閉門不納的、也有回說不在的、就是相見時、說及借貸求官之事、也有冷笑不答的、也有推辭沒有的、又有念位

開口一場少將錢米相助的可成大失所望同復了
春兒

早知借貸難如此

悔却當初不作家

可成思想無計只是啼哭春兒道哭恁麼沒了銀子
復哭有了銀子又會撒漫起來可成道到此地位做
妻子的還信我不過莫說他人哭了一場不如死你
只可惜負了趙氏妻十五年相隨之意如今也顧不
得了可成正在尋死春兒上前解勸道物有一變人
有千變若要不變除非三尺蓋面天無絕人之路你
如何把性命看得恁輕可成道螻蛄尚且貪生豈有

六子惜死，只是我今日生而無用，到不如死了乾淨。省得連累你終身。春兒道：且不要忙，你真個收心麼？實，我還有個計較，可成連忙下跪道：我的娘，你有甚計較，早些救我性命。春兒道：我當初未從良時，結拜過二九一十八個姊妹，一向不曾去拜望，如今爲你這冤家，只得忍着羞去走一過，一個姊妹出十兩，十八個姊妹，也有一百八十兩銀子，可成道：求賢妻就夫，春兒道：初次上門，須用禮物，就要備十八副禮，可成道：莫說一十八副禮，就是一副禮也無措。春兒道：若留得我，一兩件首飾，在今日也還好，活動可成，又

啼哭起來春兒道當初誰叫你快活透了今也有許多眼淚你且去理會起送文書書文書有了那京中使，用我自去與人討面皮若弄不來文書時可不枉了，可成道我若起不得文書不回家，一時間說了大話出門去了，暗想道要備起送文書府縣公門也得些使用，不好又與渾家纏帳只得自去，向那幾個村童學生的家裏告借一錢五分的湊來，好不費力，若不是十五，折挫到於如今這些須之物，把與他做一封賞錢也還不穀，那個看在眼裏，正是彼一時此一時，可成湊了兩許銀子到江都縣幹辦文書縣裏

有個朱外郎為人忠厚與可成舊有相識曉得他窮了，在眾人面前替他周旋其事寫個欠票等待有了地方加利寄還可成歡歡喜喜懷着文書回來一路叫天地叫祖宗只願渾家出去告債告得來便好走進門時只見渾家依舊坐在房裏績麻光景甚是淒涼口雖不語心下慌張想告債又告不來了不覺眼淚汪汪又不敢大驚小怪懷着文書立於房門之外低低的叫一聲賢妻春兒聽見了手中掌麻口裏問道文書之事如何可成便脚揣進房門在懷中取出文書放於桌上還托賴賢妻福陰文書已有了春

如西門
自變

兒起身將文書看了，肚裏想道：「這狀子也不缺了，相
着可成問道：『你眞們要做官，只怕爲妻的叫奶奶不
起。』可成道：『說那里話！今日可成前程，全賴賢妻扶持。
』翠帶但不識借貸之事，如何春兒道：『都已告過，只等
你有個起身日子，大家送來。』可成也不敢問借多借
少，慌忙走去肆中，擇了個吉日，回復了春兒。春兒道：『
你去鄰家借把鋤頭來用用，須臾鋤頭借到，春兒拿
開了，積麻的藍兒，指這搭地，說道：『我嫁你時，就替你
辦一頂紗帽埋於此下。』可成想道：『紗帽埋在地上，却
不朽了，莫要拘他。』且鋤着看怎地，連起鋤頭，狠力幾

蔡忠賢用
女子在
後切切

下只聽得噯的一聲響，翻起一件東西，可成到驚了
一地，燈起看，是個小小磁罐，罐裏面裝着散碎銀兩
和幾件銀酒器。春兒叫丈夫拿去城中傾兌看，是多
少，可成傾了銀兒，允准一百六十七兩，拿回家來。發
與渾家，笑答可掬。春兒本知數目，有心試他，見
分毫不曾苟且，心下甚喜，叫再取鋤頭來，將十五年
常坐下積塵去處，一個小矮棍兒撥開了，教可成再
鋤下去，鋤出一大磁罐，內中都是黃白之物，不下千
金。原來春兒看見可成浪費，預先下着情地埋藏，這
許多東西終日在上面坐着積塵，一十五年並不爲

半字真女中丈夫也可成見了許多東西掉下淚來
奉皇道官人甚悲傷可成道想着賢妻一十五年
勤勞辛苦布衣蔬食誰知留下這一片心披都因我
曹可成不肯以至連累受苦今日賢妻當受我一拜
說罷就拜下去春兒慌忙扶起道今日苦盡甘來博
得好日共享榮華可成道盤纏儘有我上京聽選留
賢妻在家形孤影隻不若同到京中百事也有商量
春兒道我也放心不下如此甚好當時打一行祭詞
了兩房童僕僱下船隻夫妻兩口同上北京正是

運去黃金失色

財來鐵也生光

可成到京尋個店房安頓了家小吏部投了文書有銀子使用就選了出來初任是福建同安縣二尹就陞了本省泉州府經歷都是老婆幫他做官宦聲大振又且京中用錢謀爲公私兩利陞了廣東潮州府通判適值朝覲之年太守進京同知推官俱缺上司道他有才批府印與他執掌擇日陞堂管事吏書叅謁已畢門子獻茶方纔舉手有一外郎捧文書到公座前觸翻茶甌淋漓滿袖可成正欲發怒看那外郎瘦而長有黃鬚數莖猛然想起數年之前曾有一夢今日光景宛然夢中所見始知前程出處皆由天定

非偶然也。那外郎驚慌磕頭謝罪，可成奸言。撫憲公無怒意。谷堂稱其大量，是日退堂。與奶奶道：「其應奉之事，奉兒亦駭然。」說道：「據此蒙量，官人功名止於此。任當初堵堂中教授村童，衣不蔽體，食不克口。今日三任爲牧民官，位至六品大夫太學生，至此足矣。常言知足不辱，官人宜急流勇退，爲山林娛老之計，可成點頭道是。」
三日堂就托病辭官。上司因本府掌印無人，不允所辭，勉強視事。分明又做了半年知府。新官上任，交印已畢。次日又出致仕文書。上司見其懇切求去，只得准了。百姓攀轅臥轍者數千人。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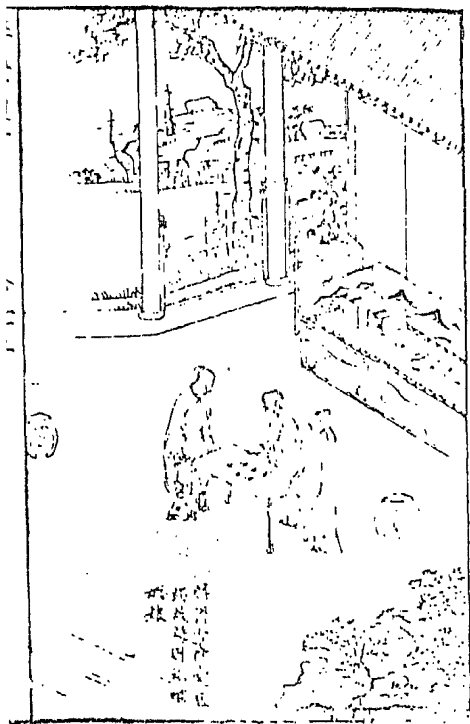
成一一撫慰夫妻衣錦還鄉三任官資約有數千金
墮淚舊日田產房屋卓在曹家庄典取爲官門巨室
這雖是曹可成改過之善却都虧趙春兒資助之力
也後人有詩贊云

破家只爲貌如花

又仗紅顏再起家

如此紅顏千古少

勸君還是莫貪花





柱十娘記
下篇

第三十二卷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掃蕩殘胡立帝畿

龍翔鳳舞勢崔嵬

左環滄海天一帶

右擁太行山萬圍

戈戟九邊雄絕塞

衣冠萬國仰垂衣

太平人樂華胥世

永永金甌共日輝

這首詩單誇我朝燕京建都之盛說起燕都的形勢北倚雁關南壓區夏真乃金城天府萬年不拔之基當先 洪武爺掃蕩胡塵定鼎金陵是爲南京到 洪武爺從北平起兵靖難逃於燕都 爲北京只因

這一邊把個苦寒地面變作花錦世界自 永樂爺
九傳至於 萬曆爺此乃我朝第十一代的天子這
位天子聰明神武德福俱全十歲登基在位四十八
年削平了三處寇亂那三處

日本關白平秀吉

西夏哱承恩

播州楊應龍

平秀吉侵犯朝鮮哱承恩楊應龍是土官謀叛先後
削平遠夷莫不畏服爭來朝貢真個是

一人有慶民安樂

四海無虞國太平

話中甲表萬曆二十年間 本國關白作亂殺犯高

鮑朝鯨國王上表告急天朝發兵泛海往救海戶在
官奏准目今兵興之際糧餉未充暫開納粟入監之
例原來納粟入監的有幾般便宜好讀書好料舉好
中結末來又有個小小前程結果以此官家公子富
室子弟到不願做秀才都去投例做太學生自開了
這例南京太學生各添至千人之外內中有一人姓
李名甲字十先浙江紹興府人氏父親李布政所生
三兒惟甲居長自幼讀書在庠未得登科援例入於
北雍因在京坐監與同鄉柳遇春監生同遊教坊司
院內與一個名姬相遇那名姬姓杜名縵排行第十

院中都稱爲杜十娘生得

渾身雅艷，迥體嬌香，兩鬢看盡遠山青，一對眼明
秋水潤臉如蓮，鬢分明卓氏文君，唇似櫻桃，何處
白家樊素，可憐一片無瑕玉，誤落風塵花柳中。

那杜十娘自十三歲破瓜，今一十九歲七年之內，不
知歷過了多少公子王孫，一個個情迷意蕩，破家蕩
產而不惜，院中傳出四句口號來，道是：

坐中若有杜十娘

斗臂之量飲千觴

院中若識杜老嫖

千家粉面都如鬼

却說李公子風流年少，未逢美色，自過了杜十娘，

高望外把花柳情懷一擔兒挑在他身上那公子俊俏
個兒溫存性兒又是撒漫的手兒甜親的動兒與
十娘一雙兩好情投意合十娘因見鴛兒貪財無義
久有從良之志又見李公子忠厚志誠甚有心向他
奈李公子懼怕老爺不敢應承雖則如此兩下情好
愈密朝歡暮樂終日相守如夫婦一般海誓山盟各
無他志真個

恩深似海思無底

義重如山義更高

再說他媽媽女兒被李公子占住別的富家巨室聞
名上門求一見而不可得初時李公子撒漫用錢大

差大使媽媽背肩韻笑奉承不暇日往月來不覺一
年有餘李公子囊篋漸漸空虛手不應心媽媽也就
怠慢了老布政在家聞知兒子闖院幾遍寫字來喚
他回去他迷戀十娘顏色終日延捱後來聞知老爺
在家發怒越不敢回古人云以利相交者利盡而疎
那杜十娘與李公子真情相好見他手頭愈短心頭
愈熱媽媽也幾遍教女兒打發李甲出院見女兒不
統口又幾遍將言語觸突李公子要激怒他起身公
子性本溫克詞氣愈和媽媽沒奈何日逐只將十娘
叱罵道我們行戶人家喫客穿客前門送客後門迎

此處不刊
比見

新門庭闔如火，錢帛堆成塚。自從那李甲在此混帳，
一年有餘，莫說新客，連舊主顧都斷了。分明接了們
鍾馗、老連、小鬼，也沒得上門，弄得老奴一家人家有
氣無煙，成什麼模樣。杜十娘被罵，耐性不作，便回答
道：「那李公子不是空手上門的，也曾費過大錢來。媽
媽道：彼一時，此一時，你只教他今日費些小錢兒，把
與老娘辦些柴米，養你兩口也好。別人家養的女兒，
便是搖錢樹，干生萬活，信我家晦氣，養了個退財白
窟，開了大門七件事，般般都在老身上。到替你這
小賤人白白養着窮漢，教我衣食從何處來？你對那

為漢說有本事出幾兩銀子與我到得你跟了他去
我別討個丫頭過活却不好十娘道媽媽這話是真
是假媽媽曉得李甲囊無一錢衣衫都典盡了料他
沒處設法便應道老娘從不說謊當真哩十娘道娘
你要他許多銀子媽媽道若是別人千把銀子也討
了可憐那窮漢出不起只要他三百兩我自去討一
割份頭代替只一件須是三日內交付與我左手交
銀右手交人若三日沒有銀時老身也不管三七二
十一公子不公子一頓孤拐打那光棍出去那時莫
怪老身十娘道公子雖在客邊乏銀三百金

其行爲只是三日。近限他十日便好。媽媽想道：這
寶鏡一雙赤手便限他一百日。他那里來銀子？沒有
銀子，便鐵皮包臉。料也無顏上門。那時重整家風。嫩
兒也沒得話講。答應道：看你面便寬到十日。第十日
沒有銀子，不干老娘之事。十娘道：若十日內無銀，料
他也無顏再見了。只怕有了三百兩銀子。媽媽又甜
悔起來。媽媽道：老身年五十一歲了，又奉十齋，怎敢
說謊。不信時與你拍掌爲定。若翻悔時，做猪做狗。

從來海水斗難量

可笑虔婆意不良

料定窮儒囊底竭

故將財禮難嬌娘

窮之以見
德

依然依舊
成事後水
活計如何
亦是正經
口一守上
明春問下
知一學何
以奉之

是夜十娘與公子在枕邊議及終身之事公子道我
非無此心但教坊落籍其費甚多非千金不可我囊
空如洗如之奈何十娘道妾已與媽媽議定只要二
百金但須十日內措辦郎君遊資雖罄然都中豈無
親友可以借貸倘得如數妾身遂爲君之所存省受
處婆之氣公子道親友中爲我留戀行院都不相識
明日只做東裝起身各家告辭就開口假貸路費湊
聚將來或可湊得此數起身梳洗別了十娘出門十
娘道用心作速專聽佳音公子道不須分付公子出
了院門來到三親四友處假說起身告別衆人別也

大喜後來叙到路費欠缺意欲借貸常言道說着錢
使無緣親友們就不招架他們也見得是道李公子
是風流浪子逃戀烟花年許不歸父親都爲他氣壞
在家位今日抖然要回未知真假倘或說騙盤纏到
手又去還脂粉錢父親知道將好意都成惡意始終
只是一怪不如辭了乾淨使回道目今正倚空乏不
能相濟慚愧慚愧人人如此個個皆然並沒有個慚
愧丈夫肯統口許他一二十兩李公子一連奔送
了三日分毫無獲又不敢回决十娘權且含糊答應
到第四日又沒想頭就羞回院中平日間有了杜索

薄下處也，沒有了，今日就無處投宿，只得往同鄉柳
監生寓所借歇。柳遇春見公子愁容，可掬問其來歷。
公子將杜十娘願嫁之情備細說了。遇春搔首道：未
必未必，那杜嫖曲中第一名姬，要從良時，怕沒有十
斛明珠，千金聘禮，那搗兒如何？只要三百兩，想搗兒
怪你無錢使用，白白古在他的女兒，設計打發你出
門。那婦人與你相處已久，又礙却面皮，不好明言，明
知你手內空虛，故意將三百兩賣個人情，限你十日，
若十日沒有，你也不好上門，便上門時，他會說你笑
你，落得一場笑話，自然安身不牢。此乃煙花逐客之

計是下三思，休被其惑，據愚思，意不如早早開交。爲上公子聽說半响，無言，心中疑惑不定。過春又道：「兄下莫要錯了主意，你若真個還鄉，不多幾兩盤費，還有人搭救，若是要三百兩時，莫說十日，就是十箇月也難。如今的世情，那肯領緩急二字的？那燒花也算定你沒處告債，故意設法難你。」公子道：「仁兄所見良是，口裏雖如此說，心中割捨不下，依舊又往外邊來。」央西告，只是夜裏不進院門了。公子在柳監生寓中連住了三日，共是六日了。杜十娘連日不見公子，進院十分着緊，就教小廝四兒街上去，尋四兒來到

大衛恰好遇見公子，四兒叫道：「李姐夫，娘在家裏望你。」公子自覺無顏，回復道：「今日不得工夫，明日來罷。」四兒奉了十娘之命，一把扯住，死也不放。道：「娘叫喚尋你，是必同去。」走一遭，李公子心上也牽掛着表子，沒奈何，只得隨四兒進院，見了十娘，嚶嚶無言。十娘問道：「所謀之事如何？」公子眼中流下淚來，十娘道：「莫非人情淡薄，不能足三百之數麼？」公子含淚而言，道出二句：

不信上山擒虎易

果然開口告人難

一連奔走六日，並無銖兩。一雙空手，羞見芳鄰，故此

這幾日不敢進院。今日承命呼喚，恐耻而來，非其不用心，實是世情如此。十娘道：此言休使虔婆知道。郎君今夜且作妾別有商議。十娘自備酒肴，與公子懽飲。睡至半夜，十娘對公子道：郎君果不能辦一錢耶？妾終身之事當如何也？公子只是流涕不能答一語。漸漸五更天曉，十娘道：妾所卧絮褥內藏有碎銀一兩五十兩。此妾私蓄，郎君可持去。三百金妾任其半。郎君亦謀其生，庶易為力。限只四日，萬勿遲悞。十娘起身將褥付公子，公子驚喜，迨望喚童兒持褥而去。迨到柳遇春寓中，又把夜來之情與遇春說了，將褥

○ 隨着時絮中都裹着零碎銀子取出先時果是一百五十兩遇春大驚道此婦真有心人也既係真情不可相負吾當代爲足下謀之公子道倘得玉虎決不有負當下柳遇春留李公子在寓自出頭各處去借貸兩日之內湊足一百五十兩交付公子道吾代爲足下告債非爲足下實憐杜十娘之情也李甲拿了三百兩銀子喜從天降笑逐顏開欣欣然索見十娘剛是第九日還不足十日十娘問道前日分毫難借今日如何就有五百五十兩公子將柳監生事情又述了一遍十娘以手加額道使吾二人得遂其願

者柳君之力也。兩個款天喜地。又在院中過了一晚。次日十娘早起。點李甲道此銀一交。便當隨郎君去矣。舟車之類。合當預備。妾昨日於姊妹中借得白銀二十兩。郎君可收下。爲行資也。公子正愁路費無出。但不敢開口。得銀甚喜。說猶未了。搗兒恰來敲門。叫道。燕兒。今日是第十日了。公子聞叫。啟戶相延。道。承媽媽厚意。正欲相請。便將銀三百兩放在桌上。搗兒不料公子有銀。嘿然變色。似有悔意。十娘道。兒在媽媽家中八年。所致金帛。不下數千金矣。今日從良美事。又媽媽親口所訂。三百金不欠分毫。又不曾過期。

倘若媽媽失信不許，郎君持銀去見，卽刻自盡。那
時人財兩失，悔之無及也。鴛兒無詞以對，腹內籌畫
了半晌，只得取天平，允准了銀子，說道：「事已如此，料
留你不住了。只是你要去時，卽今就去。平時穿戴衣
飾之類，毫厘休想說罷。」將公子和十娘推出房門，封
鎖來就落了鎖。此時九月天氣，十娘纔下床，尚未梳
洗，隨身舊衣就拜了媽媽兩拜。李公子也作了一揖，
一夫一婦，離了皮婆大門。

鯉魚脫却金鈞去

擺尾搖頭再不來

公子教十娘且住片時，我去換個小簪，送你，催往別

厚理宜話別，况前日又承他借貨路費，不可不一謝也。乃同公子到各姊妹處辭別。姊妹中惟謝月朗徐素素與仕家相近，尤與十娘親厚。十娘先到謝月朗家，月朗見十娘，衣冠甚舊，衫帶問其故。十娘備述來因。又引李甲相見。十娘指月朗道：「前日路費是此位姐姐所貸，郎君可致謝。」李甲連連作揖。月朗便教十娘梳洗，一面去請徐素素來家相會。十娘梳洗已畢，謝月朗、徐素素、李甲各出，所有翠釧、金釧、瑤簪、寶耳、錦袖、花裙、帶、繡履，把杜十娘裝扮得煥然一新，備酒作慶賀。

筵席月明讓卧房與李甲杜燉二人過宿次日又大
排筵席過許院中姊妹凡十娘相厚者無不畢集都
與他夫婦把盞稱喜吹彈歌舞各送其長務要盡歡
直飲至夜分十娘向眾姊妹一一稱謝眾姊妹道十
姊爲風流領袖今從郎君去我等相見無日何日長
行姊妹們尚當奉送月朗道候有定期小妹當來相
報但阿姊千里間問同郎君遠去囊篋蕭條曾無約
束此乃吾等之事當相與共謀之勿令姊有窮途之
慮也眾姊妹各唯唯而散是晚公子和十娘仍宿謝
家至五鼓十娘對公子道吾等此去何處安身玉君

此等事
亦曾計議
有定着否
公子道
老父虛驚之下
若知妾
奴而歸
必然加以
不堪反致
相累
屈轉尋思
尚未有
人自

亦與結

亦曾計議有定着否公子道老父虛驚之下若知妾
奴而歸必然加以不堪反致相累屈轉尋思尚未有
萬全之策十娘道父子天性豈能終絕既然君幸難
犯不若與郎君於蘇杭勝地權作浮屠郎君先回求
親友於尊大人面前勸解和順然後携妾于歸從此
安安公子道此言甚當次日二人起身辭了謝月朗
暫往柳監生寓中整頓行裝杜十娘見了柳遇春倒
身下拜謝其周全之德異日我夫婦必當重報遇春
盡作答禮道十娘鍾情所歎不以貧窶易心此乃女
中豪傑僕因風吹火涼區區何足掛齒二人又飲了

一日酒次早，擇了出行吉日，催倩驕馬停當。十娘又遣童兒寄信，別謝月朗臨行之際，只見肩輿紛紛而至，乃謝月朗與徐素素拉衆姊妹來送行。月朗道：「十姊從郎君千里間關，囊中消索，吾等甚不能忘情。今舍其薄贖，十姊可檢收。或長途空乏，亦可少助。說罷，命從人挈一描金文具，至前封鎖甚固。正不知什麼東西在裏面，十娘也不開看，也不推辭，但殷勤作謝而已。須臾，與馬齊集，僕夫催促起身。柳監生三盃別酒，和衆美人送出崇文門外，各各垂泪而別。正是：

他日重逢難預必

此時分手最堪憐

再說李公子同杜十娘行至蘇河會陸從船上好有瓜州差使船韓四之便講定船錢包了船口比及下船時李公子囊中並無分文餘剩你道杜十娘把二十兩銀子與公子如何就沒了公子在院中闖得衣衫藍縷銀子到手未免在解庫中取贖幾件穿着又製襪了鋪蓋到來只勾轎馬之費公子正當愁悶十娘道郎君勿憂衆姊妹合贈必有所濟乃取鑰開箱公子在傍自覺慚愧也不敢窺覷箱中虛實只見十娘在箱裡取出一個紅絹袋來擲於卓上道郎君可開看之公子捉在手中覺得沉重啟而觀之皆是白

銀計數整五十兩，十娘仍將箱子下鎖，亦不言箱中更有何物。但對公子道：「承眾姊妹高情，不惟途路不乏，即他日浮寓吳越間，亦可稍佐吾夫妻山水之費矣。」公子且驚且喜，道：「若不過恩卿，我李甲流落他鄉，死無葬身之地矣。此情此德，白頭不敢忘也。自此每談及往事，公子必感激流涕，十娘亦曲意撫慰，一路無話。不一日，行至瓜州，大船停泊，岸上公子別僮，民船安放行李，約明日侵晨剪江而渡。其時仲冬，中旬月明如水，公子和十娘坐於舟首，公子道：「自出都門，困守一船之中，回顧有人未得暢語，今日獨據一

舟更無迴思且已離京北初道江南宜開懷暢飲以

舒向來抑鬱之氣思卿以爲何如十娘道安久疎談
笑亦有此心郎君言及足見同志耳公子乃持酒具
於船首與十娘鋪氈並坐傳盃交盞飲至半爵公子
執卮對十娘道思卿妙音六院樵首某相遇之初亦
聞絕調輒不禁神魂之飛動心事多違後此詩贊爲
爲鳳奏久矣不聞今清江明月深夜無人肯爲我一
歌否十娘興亦勃發遂隔喉頓啞取扇按拍嗚嗚咽
咽歌出元人施君美拜月亭雜劇上狀元執盞與婢
婦一曲各小桃紅真個

都下老

卷三十一
聲飛霄漢雲皆駐

擲入深泉魚出遊

却說他舟有一少年姓孫名雷字善齋徽州新安人
氏家資巨萬積祖揚州種鹽年方二十也是南雍中
朋友生性風流慣向青樓買笑紅粉追歡若嘲風弄
月到是個輕薄的頭兒事有偶然其夜亦泊舟瓜州
渡口獨酌無聊忽聽得歌聲嘹亮鳳吟鸞吹不足喻
其美起立船頭佇聽半晌方知聲出鄰舟正欲相訪
音響倏已寂然乃遣僕者潛窺踪跡訪於舟人但說
得是李相公僱的船並不知歌者來歷孫寓想道此
歌者必非良家怎生得他一見展轉尋思適宵不寐

詎至五更忽聞江風大作及曉彤雲密布狂雪紛
忽見得有詩爲證

千山雲樹滅

萬徑人踪絕

扁舟蓑笠翁

獨釣寒江雪

因這風雪阻渡舟不得聞孫富命艀公務船泊於李
家舟之傍孫富和帽狐裘推窗假作看雪值十娘梳
洗方畢纖纖玉手揭起舟傍短簾自潑盃中殘水粉
容微露却被孫富窺見了果是國色天香魂擺心蕩
迎眸注目等候再見一面杳不可得沉思久之乃倚
窗高吟高學士梅花詩二句道

去月日廿
斷正了社
上卯生
可憐可恨

李蕭山中高上卧 月明林下美人來

季甲聽得鄰舟吟詩舒頤出船看是何人只因這一
看正中了孫富之計孫富吟詩正要引李公子出頭
他好乘機舉話當下慌忙舉手就問老兄尊姓何處
李公子叙了姓名鄉貫少不得也問那孫富係富也
叙過了又叙了些太學中的閒話漸漸熾熱孫富便
道風雲阻鼎乃天遣與尊兄相會實小弟之幸也
次無意欲回尊兄上船就酒肆中一酌少傾清海萬
望不拒公子道萍水相逢何當厚接孫富道說那里
話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囑教艄公打跳童兒張傘道

此事不
伊出
心家

接公子過船就於船頭作揖然後讓公子先行。已
隨後各各登跳上涯行不數步就有個酒樓二人上
樓揀一副潔淨座頭靠窗而坐酒保列上酒肴孫富
舉杯相勸二人賞雪飲酒先說些斯文中套話漸漸
引入花柳之事二人都走過來之人志同道合說得
入港一發成相知了孫富出去左右低低問道昨夜
尊并清歌者何人也李甲正要實弄在行遂實說道
此乃北京名姬杜十娘也孫富道既係曲中姊妹何
以歸兄公子遂將初遇杜十娘如何相好後來如何
要嫁如何借銀討贖始末根由備細述了一遍孫富

道兄携麗人而歸，固是快事，但不知尊府中能相容否。公子道：賤室不足慮，所慮者老父性嚴，尚費躊躇耳。孫富將機就獲，便問道：既是尊夫人未必相容，兄所携麗人，何處安頓，亦曾通知麗人，共作計較否。公子攢眉而答道：此事曾與小妾議之，孫富欣然問道：尊寵必有妙策。公子道：他意欲僑居蘇杭，流連山水，使小弟先回，求親友宛轉於家君之前，俟家君回，噴作喜，然後圖歸。高明以爲何如。孫富沉吟半晌，故作愀然之色，道：小弟乍會之間，交淺言深，誠恐見怪。公子道：正煩高明指教，何必謙遜。孫富道：尊大人位高

仁
仁
仁

方面必嚴輕薄之嫌。平時既怪兄道非禮之處。今日
並容兄娶不節之人。兄且賢親貴友。誰不理合。尋大
人之意者。兄枉去求他。必然相拒。就有個不識時務
的。進言於尊大人之前。見尊大人意思不允。他就轉
口了。兄進不能和睦家。退無詞以回復尊嚴。即使
留連山水。亦非長久之計。萬一資斧用竭。立不進退。
兩難。公子自知手中只有五十金。此時費去大半。說
到資斧用竭。進退兩難。不覺點頭道。是孫富又道小
弟還有句心腹之談。兄肯俯聽否。公子道。承兄過愛。
更求盡言。孫富道。疎不問親。還是莫說罷。公子道。但

說何妨。孫富道：自古道：婦人水性無常，况烟花之輩，少真多假。他既係六院名姝，相識定滿天下。或者南邊原有舊約，借兄之力，挈帶而來，以爲他適之地。公子道：這個恐未必然。孫富道：即不然，江南子弟最工輕薄，凡留麗人，獨居難保無踰牆鑽穴之事。若輩之同躡，愈增尊大人之怒，爲兄之計，未有善策。况父子天倫，必不可絕。若爲妾而觸父，因妓而棄家，海內必以兄爲淫浪不經之人，異日妻不以爲夫，弟不以爲兄，同胞不以爲友，兄何以立於天地之間？兄今日不可不熟思也。公子聞言，茫然自失，移席問計。據高四

之見何以教我孫富道僕有一計於兄甚便只恐兄溺枕席之愛未必能行使僕空費詞說耳公子道兄誠有良策使弟再觀家園之樂乃弟之忍人也又何憚而不言耶孫富道兄飄零歲餘親懷怒悶間離心設身以處兄之地誠寢食不安之時也然尊大人所以怒兄者不過爲遺花惹柳揮金如土異日必爲宗家蕩產之人不堪承繼家業耳兄今日空手而歸正觸其怒兄倘能割袍席之愛見機而作僕願以千金相贈兄得千金以報尊大人只說在京投館並不曾浪費分毫尊大人必然相信從此家庭和睦當無

問言須臾之間轉禍爲福凡請三思侯非貪麗人之色實爲兄效忠於萬一也李甲原是沒主意的人本心懼怕老于被孫富一席話說透胸中之疑起身作揖道聞兄大教頓開茅塞但小妾千里相從義難頓絕容歸與商之得其心肯當奉復耳孫富道諒語之子機聞宜放婉曲彼既忠心爲兄必不忍使兄父子分離定然玉成兄還鄉之事矣二人飲了一回酒風停雪止天色已晚孫富教家僮弄盞了酒錢與公子携手下船正是

逢人且說三分話

未可全拋一片心

却說杜十娘在舟中，擺設酒果，欲與公子小酌。竟日未回，挑燈以待。公子下船，十娘起迎，見公子顏色，匆匆似有不樂之意，乃辭斟酒，勸之。公子搔首不飲，一言不發，竟自床工睡了。十娘心中不悅，乃收拾杯盤，為公子解衣就枕，問道：「今日有何見聞，而懷抱鬱鬱如此？」公子嘆息而已，終不啟口。問了三四次，公子已睡去了。十娘委決不下，坐於床頭，而不能寐。到夜半，公子醒來，又嘆一口氣。十娘道：「郎君有何疑言之事，頻頻嘆息？」公子擁被而起，欲言不語者幾次，撲簌簌，數掉下泪來。十娘抱持公子於懷間，軟言撫慰道：「妾

與卽石情好已及二載千辛萬苦歷盡艱難得有今日然相從數千里未嘗哀戚今將渡江方圓百年歡笑如何反起悲傷必有其故夫婦之間死生相共有事儘可商量萬勿諱也公子再四被逼不過只得含泪而言道僕天涯窮困蒙恩卿不弃委曲相從誠乃莫大之德也但反覆思之老父位居方面拘於禮法况素性方嚴恐添嗔怒必加黜逐你我流蕩將何底止夫婦之歡難保父子之倫又絕日間蒙新安孫友邀飲爲我等及此事寸心如割十娘大驚道卽君意將如何公子道僕事內之人當局而迷孫友爲我畫

一計願善，但恐思卿不從耳。十娘道：孫友者何人？計
如果善，何不可從？公子道：孫友名富，新安鹽商少年，
風流之士也。夜間聞子清歌，因而問及，僕告以來歷，
并談及難歸之故。渠意欲以千金聘汝，我得千金，可
藉口以見吾父母，而思卿亦得所天，但情不能捨，是
以悲泣，說罷淚如雨下。十娘歎問：兩手冷笑一聲，道：
爲郎君畫此計者，此人乃大英雄也。郎君千金之資，
旣得恢復而妾歸他姓，又不致爲行李之累，發乎情
止乎禮，誠兩便之策也。那千金在那里？公子收泪道：
未得思卿之諾，金尚留彼處，未曾過手。十娘道：明早

其真心不
捨小姐必
西行說

快快應承了他不可錯過機會但千金重事須得充
足交付郎君之手妾始過舟勿爲賈豎子所欺時已
四鼓十娘即起身挑燈梳洗道今日之粧乃迎新送
舊非比尋常於是脂粉香澤用意修飾花鈿繡襖極
其華艷香風拂拂光采照人裝束方完天色已曉孫
富差家童到船頭候信十娘微窺公子欣欣似有喜
色乃催公子快去回話及早完足銀子公子親到孫
富船中回復依允孫富道完銀易事須得麗人粧潔
爲信公子又回復了十娘十娘即描描金文具遣可
便撻去孫富甚喜即將白銀一千兩送到公子船中

十娘親自檢看足色足數分毫無爽乃手把錦帕以手招孫富孫富一見莫不附體十娘啟朱唇開皓齒道方纔箱子可暫發來內有李郎路引一紙可於還之也孫富視十娘已爲甕中之鱉即命家童送那捕金文具安放船頭之上十娘取鑰開鎖內皆抽替小箱十娘叫公子抽第一層來看只見翠羽明璫瑤簪寶珥充物於中約值數百金十娘遽投之江中李甲與孫富及兩船之人無不驚詫又命公子再抽一植乃玉卮金筥又抽一箱盡古玉紫金玩器約值數千金十娘盡投之於水舟中岸上之人觀者如堵齊聲

道可惜可惜正不知什麼緣故最後又抽一箱箱中
復有一匣開匣視之夜明之珠約有盈把其他祖冊
祿猶兒眼諸般異寶目所未睹莫能定其價之多少
衆人齊聲喝采喧聲如雷十娘又欲投之於江李甲
不覺大悔抱持十娘慟哭那孫富也來勸解十娘推
開公子在一邊向孫富罵道我真李郎備嘗艱苦不
是容易到此汝以奸淫之意巧爲譏說一旦破人姻
緣斷人恩愛乃我之仇人我死而有知必當訴之神
明尚妄想枕席之歡乎又對李甲道妾感座數年私
有所積本爲終身之計自遇郎君山盟海誓白首不

下萬金將潤色。君之裝歸見父母。或憐妾有心。收
佐中饋。得終委托。生死無憾。誰知邱君相信不深。惑
於浮談。中道見其負妾一片真心。今日當衆目之前
開箱出視。使邱君知區區千金未爲難事。妾積中有
玉。恨邱眼內無珠。命之不辰。風塵回瘁。甫得脫離。又
遭棄捐。今衆人各有耳目。共作證明。妾不負邱君。邱
君自負妾耳。於是衆人聚觀者。無不流涕。都唾罵李
公子負心薄倖。公子又羞又苦。且悔且泣。方欲向十
娘謝罪。十娘抱持寶匣。向江心一跳。衆人急呼撈救。

但見雲暗江心，波濤滾滾，杳無踪影，可惜一箇如花似玉的名姬，一旦葬於江魚之腹。

三鬼渺渺歸水府

七鬼悠悠入冥途

當時旁觀之人，皆咬牙切齒，爭欲拳毆李甲，和那孫富，慌得李孫二人，手足無措，急叫開船分途遁去。李甲在舟中，看了千金，轉憶十娘，終日愧悔，釀成狂疾，終身不痊。孫富自那日受驚，得病臥床，月餘終日見杜十娘在傍，詬罵奄奄而逝，人以爲江中之報也。却說柳遇春在京坐監完滿，束裝回鄉，停舟瓜步，偶臨江淨臉，失墜銅盆於水，覓漁人打撈，及至撈起，乃是

簡小匣兒遇春啟巨觀弄世皆以珍異寶無價之珍
遇春厚賞漁人留於床頭把玩是夜夢見江中一女
子凌波而來觀之乃杜十娘也近前萬福訴以李郎
背倖之事又道白承君悲憫慨以一百五十金相助
本意息肩之後管帶報答不意事無終始然每懷感
情悵悵才忘早間曾以小匣托漁人奉致聊表寸心
從此不復相見矣言訖猛然驚醒方知十娘已死嘆
息累日後人評論此事以爲孫富謀奪美色輕擲千
金固非良士李甲不識杜十娘一片苦心碌碌蠢才
無足道者獨謂十娘千古女俠豈不能覓一佳侶世

踏秦樓之鳳，乃錯認季公子明珠美玉，投於盲人，以
致思變爲仇，萬種恩情化爲流水，深可惜也。有詩嘆
云

不會風流莫妄談

單單情字費人參
喚作風流也不慚

若將情字能參透